

JULES VERNE



1828 ~ 1905

MICHEL STROGOFF



再读儒勒·凡尔纳

沙皇的信使

〔法〕儒勒·凡尔纳 / 著 周国强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ICHEL STROEGER

沙皇的信使

〔法〕儒勒·凡尔纳 / 著 周国强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ules Verne

Michel Strogoff

根据法国奥摩尼布斯出版社2002年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皇的信使/(法)凡尔纳著;周国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再读儒勒·凡尔纳)

ISBN 978-7-02-011534-1

I. ①沙… II. ①凡…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9863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75 插页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34-1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1 章	新宫的欢庆活动	001
第 2 章	俄罗斯人和鞑靼人	011
第 3 章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	021
第 4 章	从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	028
第 5 章	一份包括两个条款的法令	042
第 6 章	大哥和小妹	052
第 7 章	顺伏尔加河而下	058
第 8 章	逆卡马河而上	067
第 9 章	篷篷车日夜兼程	075
第 10 章	乌拉尔山里的雷暴雨	085
第 11 章	困境中的旅行者	095
第 12 章	一次挑衅	107
第 13 章	责任高于一切	120
第 14 章	母与子	130
第 15 章	巴拉巴的沼泽地	142
第 16 章	最后的努力	151
第 17 章	一节经文和一首首歌	163



第二部

第 1 章	一个鞑靼人的军营	172
第 2 章	阿尔希德·约利伟的一个姿态	182
第 3 章	以牙还牙	198
第 4 章	凯旋入城	210
第 5 章	睁大了眼睛看看吧,看吧!	220
第 6 章	大公路上的朋友	229
第 7 章	横渡叶尼塞河	241
第 8 章	一只横穿公路的野兔	252
第 9 章	大草原上	264
第 10 章	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	275
第 11 章	两岸之间	285
第 12 章	伊尔库茨克	295
第 13 章	沙皇的信使	304
第 14 章	十月五日至六日晚	314
第 15 章	结局	324

第一部



第1章 新宫的欢庆活动

“陛下，新到的电报。”

“从哪儿来的？”

“托木斯克。”

“这个城市之后的线路断了吗？”

“从昨天开始就断了。”

“从现在起，将军，每隔一个小时，你就给托木斯克发一份电报，有关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是，陛下。”基索夫将军答道。

这是在深夜两点，新宫的欢庆活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沙皇陛下和基索夫将军的谈话。

在这个晚会上，普莱奥博拉津斯基团和普劳夫斯基团的乐队不停地演奏着他们保留曲目中最佳的波尔卡舞曲、玛祖卡舞曲、苏格兰舞曲和华尔兹舞曲。一对对男女舞者不断增加，在这座宫殿各个华丽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新宫拔起在离“老石头房子”几步远的地方，老房子里曾经上演过那么多悲剧事件；那晚，它们的记忆苏醒了，成为回响着这些四对舞曲的动机。

况且，宫廷大元帅在执行他的职司中有得力的左辅右弼。大公们和他们的副官、值日侍从、宫廷官员，就能主持和组织舞会。一身钻石的大



公爵夫人、梳妆女官,打扮得花枝招展,勇敢地为旧“白石城”的军民高官们的夫人做出榜样。因此,当《波洛涅兹舞曲》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各阶层的来宾都加入了这种有节奏的漫步。如此庄严,如此隆重,使这种漫步带上了国舞的重要意义,装饰着层层花边的长裙和挂满了勋章绶带的军服交相辉映,在有诸多镜子反射的上百个花枝吊灯的光照下,给人以视觉的冲击。

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

再者,新宫所有的大厅中最美的主厅为这个高层人士和衣着耀眼的贵妇们组成的行列提供了和他们的华贵相称的环境。富丽堂皇的穹顶,点缀着因为历时长久而略略黯淡的镀金点,就像熠熠闪光的星空,被染成暖色调的紫红色锦缎窗幔门帘,漂亮的皱褶柔曼起伏,它们在墙角处被沉重的织物截然隔断。开在半圆拱腹上修成圆形的大窗洞镶着玻璃,把大厅照得如同白昼的灯光透过玻璃照射出去,淡淡的水汽使之柔和,照在外面显得像大火的反光,不容分说地切割着笼罩在这辉煌灿烂的宫殿上达数个小时的黑夜。这种光和影的对照吸引着一些来宾的注意,这些来宾并非必须加入舞蹈的行列。当他们伫立在窗前的时候,他们能够隐约瞥见把庞大的黑影投向这里那里的夜色中的钟楼。在雕栏玉砌的阳台下面,他们看到甚多哨兵肩上平抗着枪支,在默默地走动,他们戴着尖尖的头盔,头盔顶上的小鹰徽在投射到外面的灯光下如一缕缕火焰。他们还听到巡逻队踩在石板地上整齐的脚步声,也许比舞者们走在大厅地板上的节奏还准确。不时地有哨兵的呼喊声从一个哨所传到另一个哨所,有时还有军号吹响,夹杂在乐队的和声里,把它嘹亮的呼声抛进一片和谐之中。

再往下,新宫正面所对,在窗户投射出去的圆形光柱上突显出一些深色的块垒。它们是顺流而下的船舶,几盏舷灯摇曳的灯光照射在河面上,河水淹没了平台下面的第一层屋基。

舞会最主要的人物,即举办这次欢庆活动的、基索夫将军称呼其为陛下的这个人,只是简单地穿着卫队轻骑兵军官的制服。这不是他故意装

出来的，而是出于一个不怎么讲究外表的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他的衣着和麇集在他周围的华丽的服饰恰成对比。在大多数时候，他出现在身穿华贵的闪闪发光、耀人眼目的高加索军服的骑兵大队中，在他的格鲁吉亚人、哥萨克人、累斯沃斯人组成的卫队护卫下，他也是这样。

这位要人，身材魁梧，神态和蔼可亲，面容平静，然而，眉宇间显现出忧虑。他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可是，很少与人交谈，甚至，不管是对年轻客人快乐的笑谈，还是对高官或代表欧洲各主要国家来到他身边的外交使团比较严肃的话语，他似乎都不甚在意去听。这些善于鉴貌辨色的政客中有两三个——专事见风使舵的人——确信在东道主的脸上看到了忐忑不安的征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冒昧询问。总之，卫队轻骑兵军官的意向，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要让这位君王心中牵挂的事情扰乱了欢庆活动，而且，由于他是罕见的君王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甚至打心眼里唯命是从，舞会的乐趣便一刻也不能受到影响。

此时，基索夫将军还在等着这位枪骑兵军官下令让他退下，他刚呈上托木斯克的来电，可后者却一直默不作声。他接过电报，看了后，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的手甚至还下意识地摸到剑柄上，然后，举起来，捂在眼睛上。仿佛强烈的光线刺伤了他的眼睛，他试图在黑暗中细细自省。

“这么说，”他把基索夫将军带到窗洞前，接着说道，“我们从昨天起就失去了和我大公兄弟的联络了？”

“失去联络了，陛下，而且，恐怕不久，电报也过不了西伯利亚边界了。”

“可是，阿穆尔和雅库茨克各省及贝加尔湖区各省的军队已经接到了立即开往伊尔库茨克的命令了。”

“这道命令是通过我们还能发到贝加尔湖那一头的最后一份电报下达的。”

“至于我们和叶尼塞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拉汀斯克、托博尔斯克各督区政府，从敌人入侵以来，始终还保持着直接联络？”

“是的，陛下，我们的电报能够到达那儿，而且我们肯定，就是现在这



这个时候，鞑靼人也还没有推进到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那一头。”

“关于叛徒伊凡·奥加莱夫的情况，我们还没有一点消息吗？”

“一点都没有。”基索夫将军答道，“警察局长还不能确定他有没有越过边界。”

“把他的体貌特征立即发给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叶卡捷琳堡、卡西莫夫、秋明、伊希姆、鄂木斯克、埃拉木斯克、考利文、托木斯克和所有还能收发报的电报站！”

“陛下的谕旨立即执行。”基索夫将军答道。

“这一切必须严守秘密！”

接着，将军打了个表示遵从的手势，鞠了一躬，他先是混在人群中，然后很快离开大厅，他的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至于那位军官，他好一阵子待在那里出神，当他返回分散在各个大厅各个角落的军人和政客群里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完全恢复了曾失去一时的镇定。

然而，导致卫队轻骑兵军官和基索夫将军做出这番简短交谈的严重事件，并不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不为人知。人们在正式场合，就连在非正式场合都没有提到它，确实，既然，没有谁的嘴巴被“奉命”缝起来，可还是有几位上层人物多多少少得到了发生在边界那一头的事件的确切情报。总之，他们也许知道一些，他们之间，甚至在外交使团成员之间都没有谈及的这件事，却有两位来宾，既不穿制服，又没有勋章的来宾，却在新宫的这次接待会上低声议论着，他们看上去像似收到了相当确切的信息。

怎么，这两个极为普通的凡夫俗子，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在怎样的应酬中，得知那么多要人、高官显爵只是隐隐有些怀疑的事情的？这一点谁都说不清楚。难道他们有先知先觉的天赋吗？他们比别人多一个感官，能让他们看到局限于凡胎肉眼的地平线以外的地方？难道他们有特别的嗅觉，能让他们发现最隐秘的新闻线索吗？多亏了这种在他们身上已经成其为自然的习惯，靠信息为生，以信息为生命，他们的自然本性难道已发生了变化？人们真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



这两位，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法国人，两个人都长得又高又瘦。法国人好像来自普罗旺斯，一头法国南方人的棕色头发；英国人红棕色头发，像似兰开夏的绅士。盎格鲁-诺曼底人，刻板、沉着、冷漠，不大有动作，也少言寡语，仿佛受弹簧的控制，弹簧每隔一定时间放松一下，他才说句话，打个手势。而高卢罗马人则相反，他好动、活跃，发表高见的时候嘴唇、眼睛、双手统统用上，他能用二十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他的对话者却似乎只有那一种，一成不变地镌刻在他脑子里的那种。

再不善观察的人都会因为这些显眼的不同之处感到惊讶。然而，善于根据相貌判断性格的人，稍稍仔细看一看这两位外国人，便能清楚断定他们生理上的不同特征：如果说法国人“全凭眼睛”，那么英国人则是“全凭耳朵”。

确实，这一个的视觉器官在使用中得到了特别的改进。他视网膜的敏感度恐怕就像魔术师一样地快捷，能在迅速的切牌动作中，或者仅仅是在别人都看不出来的塔罗牌戏布局中，认出他要的那张牌来。因此，这个法国人已经达到了人称“眼睛的记忆力”的最高境界。

英国人则相反，他的机能仿佛专事听和听见。当他的听觉器官注意到一个人的嗓音时，他便再也忘不了它了，哪怕过去十年、二十年，他都能从一千个人中间认出它来。他的耳朵肯定不像动物的耳朵那样，有巨大的耳郭，还能转动；但是，既然学者们验证了，人类的耳朵只是“几乎”一动不动，我们就有权利肯定上述英国人的耳朵竖起、扭曲、侧转，以对博物学家来说不大显露形迹的方式，在力求听清楚那些声音。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人身上，这种视觉和听觉功能的提升，确是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职业，因为，英国人是《每日电讯报》的通讯记者，而法国人则是……的通讯记者。哪家报纸或是哪几家报纸，他不说。而当有人问起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开玩笑似的回答说他和“他的堂姐玛德莱娜”通讯呢。这个法国人，表面上轻浮，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他精明着呢。他顺嘴的胡诌，也许正是为了掩盖他想了解什么情况的欲望。他从不暴露自己，就连他的滔滔不绝也都是用来掩饰他的缄口不



语。也许可以说，他比他的《每日电讯报》的同行都更守口如瓶，更审慎。

这两个人之所以作为记者参加了7月15至16日晚间在新宫举办的欢庆活动，是为了让他们的读者尽可能多地获得信息。

当然，他们俩对自己在新闻界的使命都十分热爱，他们就像白鼬，喜欢投身于寻踪追迹，搜寻意料之外的消息，为了成功，什么都吓不倒他们，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气馁。他们沉着冷静，具有职业人士的真正的勇气。这两位猎取信息行业中的真正的障碍赛马骑手，他们跨越一道道栏杆，淌过一条条河流，以纯种赛马无与伦比的热情跳过浅草障碍斜坡，宁愿死也要“第一个”到达！

再者，他们的报社付酬的时候也绝不吝啬——迄今为止，钱可是促使他们获取信息的最可靠、最迅捷、最完美的因素。这里还应该说一句，他们俩不管是谁，出于荣誉，都不会爬到个人隐私的墙上去偷窥或偷听，只有在关系到政治或社会利益的时候，他们才采取行动。总之一句话，他们做的是几年来大家所谓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新闻报道”。

只是，当我们密切关注他们的活动时，我们会发现，他们观察和评价事件，尤其是事件的后果时，“各有各的方法”，大多数时候，他们对待的方式也很特别。不过，他们干得出色，钱就多，什么时候都不辞辛劳，为此责难他们就不够厚道了。

法国通讯记者叫阿尔希德·约利伟。英国通讯记者叫亨利·博伦特。他们受命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新宫的这场晚会，刚在这里第一次相遇。他们性格上的不合拍，加上职业方面的一定程度的相互猜忌，必然会导致他们感情上的格格不入。然而，他们却并不互相躲避，相反却力求揣测对方就当日新闻的感受。总之，只是两个猎人，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样的禁猎区里狩猎。这一个缺乏的东西，有可能从另一个那里得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保持在互相看得见听得到的范围内。

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同处在窥伺之中。确实，空气中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

“只要这里是野鸭子经过的地方，”阿尔希德·约利伟对自己说，“就值

得放上一枪!”

就这样，舞会上，基索夫将军出去后不一会儿，两位记者便聊上了，谈话从互相打探开始。

“说实在的，先生，这个小聚会还挺让人高兴的！”阿尔希德·约利伟脸上挂着可亲的神情说道，他觉得以这句显然法国式的话语进入谈话很合适。

“我已经发电文回去：富丽堂皇！”亨利·博伦特冷冷地答道。他用上这个词，专门用来表达一个联合王国公民的某种赞誉。

“不过，”阿尔希德·约利伟补充道，“我觉得同时还应该向我堂姐说明……”

“您的堂姐？……”亨利用惊讶的口气打断他的同行说道。

“是的……”阿尔希德·约利伟接着说，“我的堂姐玛德莱娜……我跟



“说实在的，先生，这个小聚会还挺让人高兴的！”

她通讯啊！我的堂姐，她喜欢精确、迅速地得到消息！……所以，我觉得该向她说明，在这场欢庆活动中，君主的脸上仿佛被什么乌云蒙住了。”

“我倒是觉得他容光焕发。”亨利·博伦特答道，大概是想掩盖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那当然，您在《每日电讯报》的栏目里让他‘容光焕发’了！”

“正是。”

“您还记得，博伦特先生，”阿尔希德·约利伟说，“1812年在扎克莱发生的事情吗？”

“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我当时在场一样，先生。”英国记者答道。

“那时，”阿尔希德·约利伟接着说道，“您知道，在为欢迎亚历山大皇帝举办的欢庆活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向他禀报，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的前锋刚过涅门河。然而，尽管这条可能让他付出帝国的代价的消息极其严重，皇帝却没有离开晚会，他不让自己透露出稍多一些的不安……”

“当基索夫将军告诉我们的东道主，边界和伊尔库茨克之间的电报线刚被切断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显露出什么来。”

“啊，您知道这个细节？”

“我知道。”

“至于我，要我不知道也难啊，因为我最后一份电报一直发到了乌丁斯克。”阿尔希德·约利伟有点得意地强调说。

“而我的那份只是一直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亨利·博伦特用一样得意的语气说道。

“那么，您也知道给尼古拉耶夫斯克各路军队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知道，先生，同时还给托博尔斯克督区政府的哥萨克发出了集结令。”

“这都千真万确，博伦特先生，这些措施我也都知道，请相信我可爱的堂姐从明天起就能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了！”

“完全和《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们一样，约利伟先生，他们也会知道的。”

“就是啊！当我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当我们听到这里所说的一切！……”

“一场有趣的战斗需要跟踪报道啊，博伦特先生！”

“我将跟踪报道，约利伟先生。”

“那我们就有可能在一片也许没有这个大厅的地板那么可靠的土地上再见了！”

“没这么可靠，是的，可是……”

“可是，也没这么滑溜！”阿尔希德·约利伟答道，在他的同行往后退步差一点滑跤的时候，他把他抓住了。

说到这里，两位记者分手了。他们还因为知道自己没被对方拉开距离而满意。实际上，这是他们俩共同的游戏。

即在此时，与主厅毗邻的大厅门全都打开了。各个大厅里都摆了几张巨大的餐桌，餐桌上摆满了珍贵的瓷器和黄金餐具。中间那张桌子是留给王子们、公主们和外交使团的成员们的，桌子上一件来自伦敦作坊的金银制品，闪闪发光。在这件无价之宝的周围，花枝吊灯的光照下，闪烁着上千件令人爱不释手的餐具，全都见所未见地出自塞弗尔的瓷器^①厂。

新宫的来宾们走向各个大厅用宵夜。

此时，基索夫将军刚回来，他迅速走向卫队轻骑兵军官。

“怎么样？”后者急急问道，就像他第一次见到将军的时候那样。

“电报已经无法到达托木斯克了，陛下。”

“立即派一名信使前去！”

军官离开主厅，走进临近一个宽敞的房间。这是个工作室，位置在新宫角上，室内简简单单地陈设着一些旧橡木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画，其中有好几幅油画签有贺拉斯·韦尔内^②的名字。

军官急急打开窗子，仿佛他的肺叶里缺少氧气，他走上一个宽敞的阳

① 塞弗尔陶瓷最早产于十八世纪，享誉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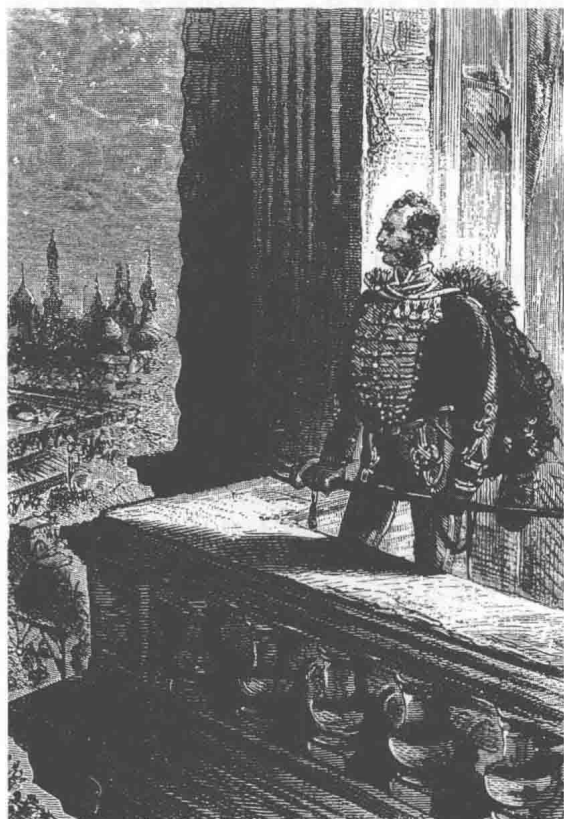
② 贺拉斯·韦尔内(1789—1863)，法国画家，擅长大型军事全景画和运动题材画。



台,呼吸着美丽的七月之夜散发出来的纯净空气。

在他眼前,加强了防御的圆形围墙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中,围墙里矗立着两座大教堂、三座宫殿和一个军火库。围墙外面明显地勾画出三个镇。卡泰格洛、贝洛伊格洛、曾利亚诺伊格洛,巨大的欧洲人、鞑靼人或中国人的居住区,区里高耸着炮楼、钟楼、清真寺的尖塔,三百座教堂绿色的圆屋顶,上面竖着银质十字架。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面上这里那里反射出月亮的光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由五颜六色的房屋拼成的奇特的镶嵌画,铺开在方圆十法里的广阔框架里。

这条河便是莫斯科河,这座城市便是莫斯科,在这个加强防御的围墙里的便是克里姆林宫;而那位交叉着双手的卫队轻骑兵军官,隐隐约约听着建在莫斯科旧城上的新宫传来的声音的沉思者,便是沙皇。



军官急急打开窗子,走上一个宽敞的阳台,呼吸着美丽的七月之夜散发出来的纯净空气。



第2章 俄罗斯人和鞑靼人

如果说沙皇——正值他为军政当局和莫斯科主要知名人士举办的晚会达到热火朝天的时候——如此突然地离开了新宫的主厅,那是因为在乌拉尔边界的那一边发生了一些极为严重的事件。情况已经确凿无疑,可怕的人侵正试图把西伯利亚各省从俄罗斯治下挖走。

亚洲部分的俄罗斯,也就是西伯利亚,幅员达五十六万法里,居民人数二百万。它和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以乌拉尔山脉为界,从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南面毗邻突厥斯坦和大清帝国,它们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线相当不确定。北面,从喀拉海到白令海峡是北冰洋。它划分为多个总督督区和省份,它们是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雅库茨克。它包括有两个区,鄂霍茨克区和康恰特卡区,还拥有两个目前受莫斯科管辖的国家,吉尔吉斯和朱克茨^①。

这片广袤的大草原,从西往东横跨一百一十经度,既被用作关押罪犯的地方,又被用作奉沙皇敕令驱逐的人们的流放之处。

两位总督代表沙皇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行使最高权力。一个在东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另一个西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博尔斯克。两个西伯利亚以叶尼塞河的支流朱娜河为界。

在这些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有的地方称得上极为富饶,却没有一条铁路线从中穿过。没有一条铁道通往那些珍贵的矿区,它们使这些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地带地下比地上更富裕。在那里旅行,夏季坐马拉的篷

^①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靠渔猎为生,似爱斯基摩人。



篷车或无篷车，冬季坐雪橇。

唯一的通讯联络，却是电力通讯，靠一根电线连接着西伯利亚东西两侧的边界，这根线长达八千多俄里（8536公里）。它从乌拉尔山出来，一路经过叶卡捷琳堡、卡西莫夫、秋明、伊希姆、鄂木斯克、埃拉木斯克、考利文、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乌丁斯克、伊尔库茨克、威尔科内-奈尔琴科、斯特林克、阿尔巴辛、波拉戈夫斯坦克斯、拉德、奥劳木斯卡娅、亚历山德罗夫斯柯耶、尼古拉耶夫斯克，从一头到另一头一个词六卢布十九戈比。从伊尔库茨克，一个分叉连接蒙古边界上的基亚特卡，从那儿电报站可以把电报转发到北京，用时十四天，一个词三十戈比。

正是这条拉在叶卡捷琳堡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的线，先是在托木斯克前面的那部分被切断，四小时后托木斯克和考利文之间的那段也被切断了。

因此，沙皇在基索夫将军第二次前来向他禀报时，只是回答了一句：“立即派一名信使前去！”

沙皇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不一会儿，掌门官又一次打开他的房门，警察总长出现在门口。

“进来吧，将军，”沙皇用生硬的语气说道，“把你知道的伊凡·奥加莱夫的情况告诉我。”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陛下。”警察总长答道。

“他的军衔是上校？”

“是的，陛下。”

“这是个很聪明的军官？”

“非常聪明，可是桀骜不驯，而且有狂妄的野心，天不怕地不怕。他早就投身于秘密阴谋活动，正是在那个时候大公殿下革去了他的官职，然后将他放逐到了西伯利亚。”

“那是在什么时候？”

“两年前。流放半年后，出于陛下的隆恩他得到赦免，回到了俄罗斯。”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他没有再去西伯利亚？”